

69 魯北抗戰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沿津浦線南下的日軍磯谷廉介第十師團一部占領冀魯交界的桑園車站，戰火燒到山東的大門口。

韓復榘第三集團軍第八十一師（師長展書堂）第二四三旅（旅長運其昌）已在德州以北的于莊布陣以待。

馮玉祥的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由德州南遷禹城。

由於韓復榘對日決絕，堅持抗戰立場，日軍決定進攻山東，對第三集團軍實施壓迫打擊。日本史書稱：「津浦路方面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也敵視我軍，命令其部下山東軍活動於黃河左岸。因

此方面軍司令官於十月上旬至中旬對山東軍進行了掃蕩。」（註一）

日本人在對韓復榘實施打壓的同時，仍不忘挑撥離間。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報紙刊登一條偽新聞，詭稱土肥原到濟南，與韓洽談「五省自治」。一時間，社會上流言頻傳，說什麼韓與日本人有勾結云云，其實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製造的謠言。

為正視聽，韓復榘於二十九日發表一篇書面聲明：「昨日外報登載有日人土肥原來濟接洽五省自治云云，此種無稽謠言，實不值識者一笑。此次我國抗戰，係中國爭取生存唯一出路。凡我軍人，保國為民，責無旁貸，本人負軍政重任，抗戰禦侮，謹遵中央命令，服從最高軍事領袖指揮。乃敵人竟欲於此時，施其分化故技，挑撥離間，淆惑聽聞，殊堪痛恨，深望國人及友邦之士，勿中奸計，勿信謠言，則國家幸甚。」（註二）

十月一日，日軍四百人在七輛坦克的支援下進攻于莊，遭到我守軍的堅決回擊。

同日上午，韓復榘乘鋼甲車由濟南直達禹城，謁見馮玉祥，討論魯北戰事。是時，馮已命鹿鍾麟指揮第一集團軍龐炳勳、李文田、李多荃、李必藩等部向泊頭、滄州反攻，以擊敵側背。馮、韓議決：第三集團軍「趁敵立足未穩，夜襲桑園」，以配合第一集團軍在津浦線上之反擊。韓下午趕到平原車站以東之任莊，召集第八十一師旅團長開會，下達襲擊桑園命令。

（註一）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日文版）。

（註二） 上海《新聞報》，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

夜襲桑園

第八十一師師長展書堂親率由該師第二四三旅第四八六團（團長趙廷璧）及師直屬部隊組成五百人之奮勇隊，於是夜飽餐酹酒之後，向桑園方向急行軍三十餘里；該師運其昌旅第四八五團（團長陳延年）堅守德州。

翌日凌晨，展書堂率奮勇隊突然衝進桑園火車站，與夢中驚醒之日軍千餘人激戰四小時，至上午八時，完全控制了火車站，將敵逼往鐵路以西，繳獲三十餘門火炮及一系列鋼甲車。被展部奮勇隊逐出車站的日軍，在隨即趕到的增援部隊支援下，又向車站猛烈反撲，敵我雙方反覆進退，車站幾易其手，至下午六時，展部奮勇隊再度控制車站，穩定勝局。三日，南京《中央日報》以「津浦路我軍大捷」為題，報導了第三集團軍夜襲桑園成功的消息。

就在第三集團軍反攻桑園得手之日，第一集團軍之龐炳勳、李多荃、李必藩等部亦一度攻下泊頭鎮、馮家口、南、北霞口等日軍據點，但由於擔任津浦線正面阻敵任務的第一集團軍主力部隊在馮家口被敵軍衝潰後，一路南退，始終未能建立一條穩定的防線。雖然我軍在冀魯交界處頻頻得手，卻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津浦線上的頹勢。

入夜，韓復榘電話通知展書堂：沿津浦線南下之日軍已攻占德州以北之于莊，德州告急，我援軍第七十四師李漢章部最快還需兩天才到達德州，飭展部立即回援德州。

展師長命令將繳獲的鋼甲車南開；把繳獲的笨重火炮用炸藥炸毀；破壞交通設施。展師趙團撤出桑園時，吹響四八六團的「號牌子」，無意中暴露我軍僅一個團的兵力，日軍於是全力反撲。我四八六團在師手槍營掩護下撤出桑園，馳援德州。是役我軍傷亡副團長一人，營長三人，班、排長及士兵數百人。

第四八六團在德州以北十餘里處受到日軍阻擊，再度投入戰鬥。

血戰德州

十月二日，日軍磯谷師團之一部繞道桑園以西南下，與于莊日軍會合，包圍德州。是時我德州守軍為運其昌旅長率領之第八十一師第二四三旅第四八五團（團長陳延年）、第二四三旅直屬部隊及一個重迫擊炮營。展書堂師長率從桑園撤回之第四八六團在德州以東游擊策應。入夜，日軍向德州發起猛攻。我守城部隊與敵鏖戰竟夜，擊退日軍進攻。

三日晨，日軍全力攻城，飛機、大炮狂轟濫炸，步兵頻頻發起猛攻。敵軍數次攻到城下，均被我軍擊退。日軍出動數輛坦克，撞擊德州西北之小西門，日兵一度衝進城內，旋被運旅長率領一營官兵奮力逐出城外。堅守在小西門上的迫擊炮營三連連長古大長（河南省遂平縣玉山鎮北門里人）將迫擊炮彈安上「頂火帽」，從城頭往下連續擲向敵坦克，炸毀坦克一輛。古連長被敵機

槍擊中胸部，英勇犧牲，臨終前還高呼：「弟兄們，要消滅鬼子！」（註三）敵我攻守戰持續一整天。

四日，大批桑園日軍增援到德州城外。上午十時，一列日軍鋼甲車停在閘口北一公里處，車上幾十門火炮與日軍炮兵部隊的火炮同時轟擊德州城牆。隨後，日軍又出動飛機轟炸，由三架增加到十二架。下午一時，德州西北隅城牆被炸開一個大豁口，日軍蜂擁而入。埋伏在豁口兩側之我軍丁營，以輕、重機槍組成交叉火力網，封殺入城之敵，同時堆積沙袋堵住豁口。下午四時，德州東北隅城牆亦被炸塌，我城防再次被突破。第四八五團全體官兵與敵展開巷戰，一直持續到黃昏。此刻我軍官兵子彈大都告罄，只剩少許手榴彈。運旅長奉命棄城，司令部分兩路從南門和東門突圍。展師長指揮第四八六團在城外接應。運旅長率迫擊炮營突圍成功，在城外第四八六團掩護下，向陵縣方向撤退，而我第四八五團官兵在突圍過程中，幾乎全部為國捐軀，日軍也遭受重大傷亡。

是夜，第七十四師師長李漢章選派兩千名精兵奔襲德州城南之許莊，旨在解救被日軍關押的

（註三） 楊雲青：《德州阻擊戰片斷》，第二百零七十頁。

德州城小西門抗日戰場遺址。



青年農民，只因日軍有所戒備，激戰一場之後，李軍撤回平原陣地。

德州保衛戰之慘烈，震驚全國！

展書堂第八十一師在德州血戰日寇，蔣介石猶因德州失守而電責韓復榘。韓據理力爭，稱德州之戰進行時，津浦線上除魯軍孤軍奮戰外，已無人打仗。況且膠東半島與黃河的防務還需兼顧。^{（註四）}韓憤而向蔣辭職。蔣轉而撫慰之，勸其「勿再有辭意，務希督勵全軍」，「忍痛抗戰，奮鬥到底」。^{（註五）}

從老黃河到徒駭河

日軍占領德州後繼續南下，在津浦線上與扼守平原之韓復榘第三集團軍相持於老黃河故道。當德州激戰之際，韓復榘率第二十師及第七十四師的五個團去平原支援。是時駐守平原之第七十四師一部已在德州附近與敵激戰。德州失守後，韓命第八十一師之三個團回濟南辛莊兵營休整補充，留第七十四師之三個團、第八十一師之一個團及第二十師之一個團在平原以北扼守老黃河右岸。韓率衛隊旅第一團駐蹕禹城，指揮作戰。是時馮玉祥的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已由禹城遷

（註四）〈韓復榘致蔣介石電〉，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註五）〈蔣介石致韓復榘電〉，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至黃河南岸的濼口。

馮玉祥之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於十月三日（德州淪陷前一天）南遷至黃河南岸之濼口。七日，馮被大本營調至平漢線，赴鄭州，九日去邢臺，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會商平漢線作戰計畫。二十日，馮在新鄉被大本營召回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大本營決定撤銷第六戰區，馮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之職也隨之被解除。十一月十七日，馮玉祥在南京對來訪者述及北方諸人實況時仍耿耿於懷，說：「甲，韓（復榘）已腦滿腸肥，不能作戰。乙，宋（哲元）則利令智昏，噬臍難悔。丙，閻（錫山）則兵瘦官肥，士兵軟弱。」（註六）

時在泰山養病的宋哲元，一接到撤銷第六戰區的報告，立即向蔣介石申請銷假，要求下山歸隊。十月下旬，宋回到河北大名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

從十月六日起，位於老黃河故道左岸的日軍不斷炮

（註六）《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在德州市西城牆遺址的一個電線杆上，驚現一塊紀念第三路軍八十一師四八五團抗戰烈士的木牌，上書「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德城抗日小西門戰役中國部隊 陣亡將士們永垂青史 德城小西門慘案被害人遺屬敬禮」。



德州新闻网
www.dezhoudaily.com

擊右岸李漢章師陣地。九日，日軍千餘人在炮火掩護下架橋，企圖渡河，未能得逞。入夜，日軍五百餘人從恩城方向偷渡梅家口，未遂。

為便於指揮作戰，韓復榘一度將指揮部前移至平原南關外一座民舍內。一日晚，韓親自乘坐北平號鋼甲車，冒險從平原直衝至德州車站南頭揚旗附近（當時鐵路尚未被破壞），向德州城內開炮轟擊，旋即駛回平原。日軍不明就裡，發炮還擊，炮聲隆隆，徹夜未停。

九日，黃炎培、江問漁從上海到濟南，考察山東民眾動員工作。十日，省建設廳廳長張鴻烈宴請黃、江，何思源、梁漱溟、余心清、李文齋作陪。席間議決成立「民眾動員委員會」，推選梁、何、余、李及張紹堂為常委，梁為主任委員。主要工作是動員協調各方力量，團結一致進行抗日工作。當晚梁等陪同黃、江一起去見韓復榘，說明應團結一致進行抗日工作，軍事方面自然由韓負責，民眾動員工作則由「民眾動員委員會」負責推動。「韓聽過後，很高興，說完全同意。」（註七）

十月十日「雙十」節，韓復榘親筆手諭全體官兵及公務員：「日本人想要滅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我們非得要拚命殺敵，不得死裡偷生。拚命是我們應該的，為救國家，為救民族，為祖先爭光，為子孫造福，犧牲個人，倒也值得，幹，幹，幹，幹！」（註八）

（註七）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二十七頁。

（註八）《中央日報》，十月十一日。

十三日，日軍步、騎、炮混合編隊，強渡老黃河成功，從東、西、北三面進攻平原。是日，平原失陷，李漢章師三團與展書堂師、孫桐萱師各一團沿津浦線退往禹城以北之張莊車站。

是日深夜，山東省府緊急會議，決定將省府遷至寧陽縣。

十四日，南下日軍在坦克支援下，繼續向張莊、馬家橋、黎濟寨等我守軍陣地進攻；另有一路日軍

從側翼迂迴包抄。我李漢章第七十四師無險可守，經一晝夜激戰，撤退到徒駭河南岸之禹城一線設防，並炸毀徒駭河鐵橋，與日軍隔徒駭河相持。

韓復榘親率李漢章第七十四師在徒駭河、禹城之線擔任正面；曹福林第二十九師與吳化文手槍旅在惠民與商河之間，任右翼；孫桐萱第二十師在黃河、濟南之線，為總預備隊。

十九日，已撤離聊城的第六行政專署專員范築先在官莊向韓復榘電話報告：「我不過黃河了，請求主席允許我留在黃河以北。現在魯西北民眾抗日情緒很高，希望省府領導他們抗戰，希望主席源源不斷地接濟彈藥……」韓回答：「當前魯西北日軍的攻勢有些緩和。宋哲元的第一集團軍奉命側擊平漢線，以支援山西國軍作戰。你們可以留下來幫助他們籌畫給養。以後你們支持

山東省魯西行署第六區督察專員范築先



不住了，再隨二十九軍撤退。」范放下電話，高興地對隨員說：「韓主席已批准我們留在黃河以北抗戰了。」（註九）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軍包圍聊城，范築先指揮部隊奮力禦敵。次日，敵軍攻入城內，范身負重傷，不甘被俘，舉槍自戕，壯烈殉國，舉國震悼。

津浦線反擊戰

日軍為盡快解決山西戰事，決定進一步從津浦線上抽調部分兵力，支援太原、忻口方面作戰。津浦線戰事相對平寂。

十月十六日，蔣介石命令韓復榘乘機反攻德州，並進擊滄州，以牽制西線之敵。

韓復榘奉命，派第七十四師之第四三九團（團長江保元）及第二十師之第一一七團（團長史大富）沿津浦線正面北攻；曹福林第二十九師任右翼，擔任協攻。十八日夜，江、史兩團跨越徒駭河，十九日拂曉到達平原以南之十二里廟、毛家園、北丘村一線，與日軍交戰半日，即向鐵路兩側轉進，當晚襲擊了平原以南的日軍據點，並破壞鐵路多處。曹師一部協攻平原車站，一部在平原以東的雞鳴店、王家店、吳家廟、大劉家莊與日軍激戰。盤踞在大劉家莊的日軍有三百多人，

（註九） 張維翰：〈我黨和范築先合作發動魯西北抗戰的經過〉，《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頁。

火炮兩門，聚集在一個大院裡。曹師突擊隊向院中投擲手榴彈一百多枚，日軍傷亡慘重。由於曹師在側翼發動一系列攻擊，遍地開花，使津浦線上平原至禹城區間日軍被斬為數段，紛紛後撤。二十日，德縣、平原之日軍南下增援，鐵路正面日軍在援軍支持下，很快站穩陣腳。日軍兩千多人自張莊鎮、黎濟寨發動反攻。中國空軍在平原、張莊鎮、黎濟寨等處實施轟炸，協助韓軍步兵地面作戰，戰鬥異常激烈。至暮，鐵路正面之韓軍撤回徒駭河南岸。

韓軍正面受挫，但側翼仍十分活躍。二十三日夜，第二十九師宋好義營向陵縣東南之鳳凰店日軍發動突襲，用大刀和手榴彈消滅日軍一百多人，炸毀裝甲車二輛。日軍憑藉牆垣、工事頑抗。次日，日軍增援千餘人，火炮十餘門，坦克四輛，瘋狂報復。我宋營官兵臨危不懼，前仆後繼，營長宋好義不幸犧牲，官兵傷亡三百餘人。黃昏後，戰場沉寂。二十五日拂曉，第二十九師之第八十七旅（旅長榮光興）前往增援，在鳳凰店東南之鄭家寨與日軍激戰竟日，將鳳凰店街市東南角占領。不久，日軍又增援千餘人。榮光興旅撤出戰鬥，向臨邑方向轉移。

二十四日，為配合臨邑之曹福林第二十九師進攻鳳凰店一帶日軍，禹城方面李漢章第七十四師奉命再次渡河北進。第一集團軍之李文田師長率第四三團已先於二十三日渡過徒駭河，擊退十二裡廟、張莊鎮一帶日軍後，二十四日再克復吳家廟、雞鳴店，隨即沿鐵路襲擊日軍據點多處，並破壞該段鐵路，最後於當日晚返回徒駭河南岸。二十五日，黎濟寨日軍從大劉家莊偷渡徒駭河，已過河的百餘名日軍被李漢章師圍殲，未及渡河的日軍退回黎濟寨。

此役，由於李文田師與第三集團軍配合默契，外間關於李欲改換門庭之流言不脛而走。

正當韓軍與日軍在老黃河與徒駭河之間鏖戰時，日本人在訴諸武力的同時，仍不忘進行「精神戰」。他們通過各種宣傳管道散布謠言，說什麼日機至今之所以尚未轟炸濟南，是因為日方與韓復榘有所「諒解」。韓於十月二十二日就此對記者發表一項聲明：「日敵百計離間吾人，然後毀滅吾人。但吾人已予敵以意料之外打擊。現在日本人已智窮力盡，復思散布謠言以售其奸。但明白人窺之，將愈見其心勞日拙也，余身為軍人，保衛國家為余唯一天職。在此國家存亡關頭，余誓忠中央，服從領袖，至死不渝，自有事實證明。總之，事實勝於雄辯，散布流言者定然自招毀滅。」

十一月二日，忻口失守；八日，太原淪陷，日軍抽調部分用於山西作戰的兵力，加強津浦線上的攻勢。

事實上，從十月二十六日以來，日軍礮谷師團就在平原以東陸續增兵二千餘人、火炮十餘門、坦克十餘輛，目標是掃蕩臨邑附近曹福林第二十九師主力。

十一月八日，日軍兵分兩路南下：一路為山崗重厚一〇九師團本川省三一八旅團，從河北鹽山出發，十日占慶雲，十一日陷惠民，十三日向濟陽方向推進，在商河、濟陽間與曹福林第二十九師展開激戰；一路為日軍礮谷師團，向臨邑大舉進犯，對大丘家、金家寨、葛宅、宴城等曹福林第二十九師陣地發動猛攻。曹師奮起反擊，所部傷亡五百餘人，向臨邑方向撤退。

八日，軍事委員會致電韓復榘：命其派有力部隊實行游擊，與第一集團軍相呼應，並努力破壞鐵路，牽制敵人。若能克復德州，則更為有利。

當晚，韓復榘遵照大本營命令，決定先驅逐臨邑、陵縣附近之敵，再向德縣推進。其部署要點如下：一、令在臨邑作戰之第二十九師（師長曹福林）竭力阻止當面之敵南進，以待後方部隊增援；二、令扼守禹城附近之第二十師（師長孫桐萱）第六十旅（旅長孫學法）以一部渡徒駭河北進，增援第七十四師，襲擊平原以南各據點之敵；令第二十師第五十八旅（旅長張青秀）接替第二十九師第八十五旅（旅長王士琦），擔任鐵路右翼防務，以上第二十師之兩旅統一歸孫學法旅長指揮；令被替換之第二十九師第八十五旅撤到黃河以南，布防齊河、長清、平陰、肥城一線。三、令守備黃河南岸的第二十師第五十九旅（旅長趙心德）以第一一八團（團長滕運榮）掩護配屬的炮兵團（團長謝士傑）第一營由青城渡河，其餘由濟陽渡河，向商河集結；四、令第十二軍軍長孫桐萱率第二十師直屬預備隊，從濰口渡河，到商河指揮；五、令部隊限十五日到達指定地點。

臨邑之戰

第二十九師（師長曹福林）第八十七旅（旅長榮光興）守衛臨邑縣城；第八十五旅（旅長王士琦）、第八十六旅（旅長陳德馨）扼守臨邑以西各據點，並與我禹城守軍相策應。

八日，鳳凰店、馬腰務之日軍向臨邑陣地進攻。守軍與日軍苦戰竟日，傷亡很大。入夜，撤至主陣地。九日拂曉，日軍繼續向臨邑主陣地進攻。自五時三十分開始，日炮兵向守軍主陣地全線轟擊達一小時之久，爾後日步兵在三架飛機掩護下向臨邑猛攻。十三時，第二十九師師長曹福林到臨邑以北的李莊督戰，激戰至暮，雙方形成對峙。十日晨，日軍繼續向守軍主陣地進攻，守軍官兵堅決抵抗。至十三時，日軍由陵縣方向增來千餘援兵，向守軍右翼後樊家陣地以北地區包抄。守軍第八十五旅第一六九團（團長侯兆麟）作延伸戰線抵抗，陷於日軍炮火包圍之中，營長周繼光殉國。十五時，守軍預備隊第八十七旅（旅長榮光興）一個團到達王巧地，對日軍反包圍，混戰至夜，形成對峙。

日軍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第一〇九師團（師團長山崗重厚）之第一一八旅團（旅團長本川省三）於八日從鹽山附近開始行動，第十師團（師團長磯谷廉介）也從平原沿津浦鐵路兩側向徒駭河急進。

十一日五時三十分，臨邑正面的日軍又發動攻擊。守軍第二十九師奮力抵抗，營長馬壽軒率部隊數次出擊，重傷不退。至夜，王士琦第八十五旅奉命退守臨邑北郊，陳德馨第八十六旅固守臨邑城，榮光興第八十七旅移至臨邑的東南郊。十二日，進入臨邑地區的日軍已達五千餘人。其一部向臨邑以南地區活動，主力向臨邑城郊逼進，至十七時，已接近城垣。十一月十三日，由商河退守臨邑北郊的第二十九師第八十五旅及臨邑東南的第八十七旅乘拂曉薄霧向臨邑以北地

區反擊，與數倍於己的日軍展開白刃格鬥，十時許退至城東掩護守城部隊。十三時，臨邑城牆多處被日軍炮火轟塌。日軍坦克在前衝擊，步兵緊隨其後，由缺口突入城中。雙方展開巷戰。守軍因傷亡過重，從東關撤出。黃昏時分，第二十九師接到韓復榘命令：「第二十九師即刻設法與敵脫離，經邢家渡向黃河南岸轉進，渡河後乘火車輸送至兗州集結整頓。」該師兩個旅南撤，臨邑淪陷。

時在南京的馮玉祥得知韓復榘第三路軍在魯北抗戰情形甚感欣慰，他在日記中寫到：「彭國政亦來，帶到展書堂之覆信，甚有朝氣。談及展、曹兩師襲擊日人情形：日人以畏我軍之襲擊，故恆宿於民房，鍵其門而架機槍於窗口及特製之槍洞。第一次我軍以未知詳情遽然入院，經日人機槍掃射，死傷甚眾。第二次我軍知其所恃，乃縱火以燒其居，屋內日軍盡為殲滅，此亦對日人之絕好方法也。」（註一〇）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

濟陽遭遇戰

十三日，曹福林第二十九師一部在商河至濟陽之間激戰。韓復榘在手槍旅第一團團長賈本

（註一〇）《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甲、副官楊樹森、特別偵探隊第二大隊長朱世勤陪同下，率辛莊衛隊衛士及手槍旅一團二營五連之一個加強排（排長芮允堂，安徽蒙城人）士兵共七十多人赴濟陽前督戰。

濟陽縣城位於濟南北九十華里，東、南兩面傍臨黃河。在日軍重兵壓境之際，韓復榘已於十二日夜，將衛隊旅第一團千餘人調至濟陽城東北黃河大堤外之董家道口、尹家村，郭家村、羅家村、戴家村、斜莊一線修築工事，並在尹家村設立了臨時指揮部。

韓復榘一行在邢家渡口乘擺渡過黃河，分乘數輛摩托車和兩輛卡車馳往濟陽縣城。上午十時，韓一行在濟陽西關附近一個村莊與一支從惠民疾馳而來的，由裝甲車隊和騎兵部隊組成的日軍快速突擊部隊不期而遇。賈團長鑑於敵我戰力懸殊，勸韓立即率部撤退。韓認為日軍快速突擊部隊機動性極強，想躲也躲不掉，於是笑道：「我們今天說抗日，明天說抗日，今天小日本自己送上門來了，我們能不打嗎？」日軍二十幾輛裝甲車及騎兵立即將韓一行包圍在村子裡。村巷狹窄，裝甲車及騎兵無法發揮威力，日兵紛紛從裝甲車和戰馬上跳下來，進行巷戰，裝甲車在村外以車載重機槍實施火力支援。韓指揮所部官兵一律上房，居高臨下，以步槍和手榴彈還擊。日軍調兵乘卡車增援，又出動飛機助攻。韓部寡不敵眾，傷亡殆盡，團長賈本甲一條腿被打斷，村民將他藏在家中。副官楊樹森勸韓立即突圍。打紅眼的韓執意不肯。身高力壯的芮排長及士兵朱景法不容分說，硬將韓攔腰抱起，放到摩托車跨斗裡。楊副官駕車，在眾衛士拚死掩護下，突出重圍，向西南方向絕塵而去。韓、楊駛出十餘里，在一片小樹林邊停車，看是否有倖存的弟兄在後

邊，稍候片刻，不見人來，便轉向黃河北岸駛去。途中遇到前來救援的第二十師第五十九旅一部，韓命令他們繼續向濟陽進發，此時第二十九師也派出一個團由從商河向濟陽馳援。日軍快速突擊部隊在我軍兩路夾擊下，憑藉其高度機動性的優勢向北遁去。韓於回到濟南時，身邊只剩下副官楊樹森，嗣後又陸續有九名弟兄突圍回來，其餘弟兄全部傷亡。這九名弟兄是偵探隊第四分隊長朱世勤（腿部受傷）；排長芮允堂、班長王壯志（河南許昌人）、陶樹興（河南通許人）、王俊卿（河南永城人）、張殿和（安徽宿縣人）、朱傳山（山東日照人）、賈志宗（新兵，籍貫不詳）和朱景法（河南寧陵人）。韓沉痛地說：「我韓某人能活著回從濟陽回來，是近百名弟兄的性命換來的。」（註一一）

朱世勤（一九〇四—一九四二），字儉堂，山東單縣楊樓鎮朱菜園村人，自幼習武，及長務農，身材魁梧，膂力過人，一九二六年加入綠林，後為首領，人稱「朱老大」，一九三三年被韓復榘招撫。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第三集團軍退守黃河南岸前，朱率偵探隊奉韓命留在河北打游擊。十二月十日，朱率五十一名隊員鎮守濱縣，在郎中河襲擊日軍，大獲全勝，此即《濱縣縣誌》所記之「郎林戰鬥」。一九三八年三月，朱腿傷未癒，仍拄拐率部在南陽湖附近打擊日軍，支援臺兒莊大戰，並配合第三集團軍反攻濟寧。一九三九年率所部在單縣、成武間與敵周旋，旋任山東省第十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其部隊改編為暫編第三十師，朱任少將師長。

（註一一）朱景法：〈隨韓復榘在濟陽突圍〉，《商丘文史資料》，第二輯，第二百四十一頁。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朱在單縣潘莊戰鬥中壯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其為陸軍中將。

韓復榘立即調查濟陽前線戰況，原來是駐守惠民的魯北民團總指揮趙仁泉擅自撤離防區，日軍裝甲車隊就是從此缺口鑽過來的。韓即命令將趙撤職逮捕。

韓復榘從濟陽突圍回來，給夫人高藝珍寫一封親筆家信，讓一位副官專程送到曹縣。當時高夫人已偕子女隨後動機關撤到魯西曹縣。信全文如下：

大姐：我部這次與日寇浴血奮戰，傷亡慘重，為我從軍以來歷次戰鬥所未有，眼見官兵如此傷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後戰鬥會更加嚴重，生死存亡，難以預卜。請大姐再勿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們照顧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現派人送去五千元作為今後之家用，望查收。致安好。

向方

高夫人接信痛哭。實際上，這已是他的絕筆了。

徒駭河之戰

十月下旬徒駭河水漲氾濫，津浦線戰事一度沉寂，至十一月中旬，水勢落下，日軍又開始進攻。十一月十四日上午，礮谷師團一部千餘人，火炮二十餘門，在徒駭河北岸發起攻擊。日軍首先炮轟徒駭河南岸我軍陣地及禹城車站，並出動一五架飛機輪番轟炸。日軍步兵隨後進攻我軍在徒駭河之橋頭堡堤李橋。我守軍第二十師（師長孫桐萱）第六十旅（旅長孫學發）第二二〇團（團長孫正訓）第二營（營長盧賢清）立即予以回擊。至下午，日軍的四次進攻均被我守軍擊退，但守軍也傷亡過半，連長張金蛟等壯烈殉國，班長傅千三帶十餘名戰士仍拚死抵抗。

十六日七時，日軍再次集結兵力，發動強攻，終於占領堤李橋，突破我徒駭河防線。日軍渡過徒駭河，與第一二〇團在禹城安仁街發生激戰。第三營（營長劉東書）營長以下官兵犧牲二百餘人。午後，第六十旅奉命向左右兩側迂迴撤退，禹城陷落。日軍直撲黃河北岸。

徒駭河之戰結束。此役戰鬥二十餘日，守軍傷亡五千四百餘人。

是日下午四點，第六十旅旅長孫學發乘鋼甲車在桑梓店與宴城之間指揮作戰，一枚穿甲彈擊中鋼甲車，同車之少校參謀主任姜懷珍及上尉參謀李小枝當場被炸死。孫旅長命鋼甲車撤回濼口橋頭，是時正在橋頭指揮作戰的第六十旅參謀長賈良田亦陣亡，黃河鐵橋上一片混亂，官兵爭相過河。韓復榘震怒，當即將孫旅長撤職，提升獨立重迫擊炮團團長周遵時接任第六十旅旅長，同

時命令手槍旅第二團團長趙廣興率部急馳黃河鐵橋維持秩序。趙團長指揮手槍團據守鐵橋。日軍至暮仍未能接近鐵橋北端。

日軍乘我第五十八旅與第八十五旅換防之際，偷襲黃河北岸之鵲山，使濟南、辛莊兵營、張莊機場均在敵炮火射程之內。

是日，日本出版的報紙《北陸每日新聞》通欄題為「山東戰線的勇猛進擊」；頭條是「距黃河岸僅一里之遙，濟南省城指日可下」；副題是「黃河北岸的韓復榘大軍難逃被全殲的命運」。

韓復榘下令全軍撤退到黃河南岸。蔣介石從南京打電話令韓炸毀黃河鐵橋。韓命手槍旅第二團工兵攜帶一百〇八箱TNT炸藥前往大橋執行爆破任務，爆炸將濟南市內民宅的窗戶玻璃都震得亂響。

吳化文率手槍旅在黃河北岸鵲山一帶掩護部隊後撤，遭受重大損失，營副茆學倫、杜仰甫、王執政陣亡，團副楊友柏和營長于懷安負傷。

手槍旅第二團掩護李漢章師、孫桐萱師周遵時旅及曹福林師榮光興旅從齊河渡口渡過黃河；孫桐萱師張清秀旅從濟陽以西渡過黃河，協同孫桐萱師趙心德旅守護濰口至濟陽一線；趙明遠之魯東民團軍留在黃河以北打游擊，騷擾敵後，牽制敵軍。

是時，平漢線上劉峙指揮的部隊已撤至河南彰德，劉峙指揮部南移至鄭州。

韓復榘於十五、十六兩日找召集于學忠、沈鴻烈、蔣伯誠舉行軍會議，重新部署兵力：孫桐

萱第二十師負責濟南北，齊河至濟陽段黃河防線；谷良民負責周村以北，濟陽至青城段黃河防線；李漢章第七十四師負責肥城以北，齊河至平陰段黃河防線；吳化文手槍旅負責濟南城防，擔任總預備隊；曹福林第二十九師因損失嚴重，調濟寧休整補充。于學忠第五十一軍駐防濰縣、高密一線；沈鴻烈青島守備隊守護青島，拒敵從海上登陸。

魯北抗戰時期從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韓復榘軍夜襲桑園始，至十一月十六日，韓復榘軍全部撤到黃河南岸，炸毀黃河鐵橋止，歷時一個半月，經過大小戰鬥十餘次，據孫桐萱說：「在這次戰鬥中，曹（福林）、李（漢章）、展（書堂）等師也犧牲過半。」（註一二）

對此，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民國史專家呂偉俊教授在其所著《韓復榘傳》一書中，就韓復榘魯北抗戰中的表現有一段精闢的論述：「從上述抗戰以來韓復榘的表現來看，總起來說他還是抗戰的，不論其態度是消極或是積極，他還是堅持打了幾仗。因此一般史書上稱韓『不戰而逃』是不妥當的，也不符合事實。逃在後，戰在前。至於傳說他想投降當漢奸，就更是無事實根據的。」（註一三）

（註一二）孫桐萱：〈韓復榘被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一百〇二頁。
（註一三）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三百五十七頁。